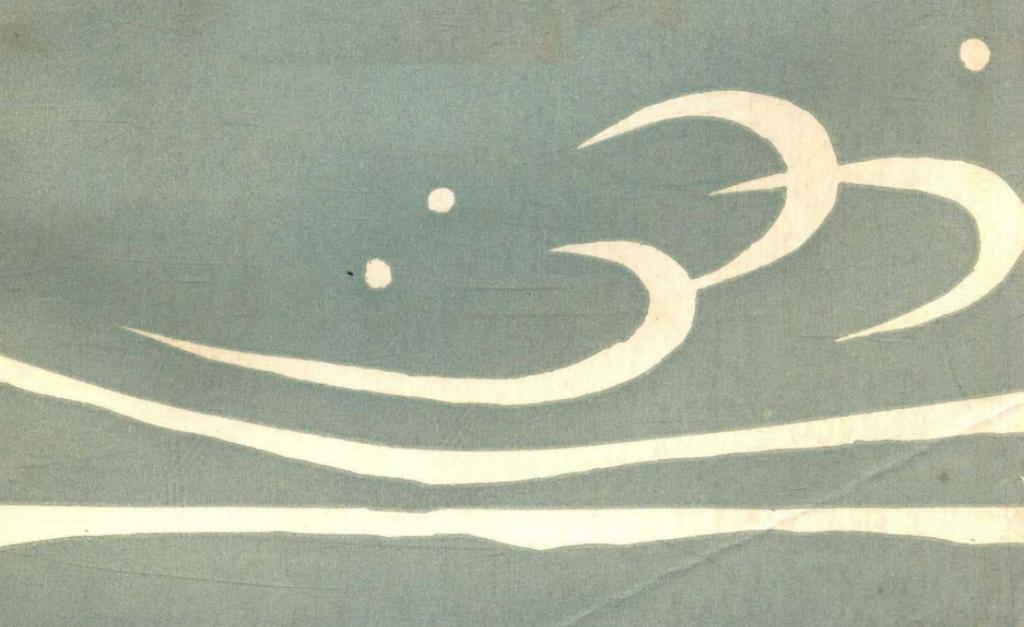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散文选 2



中国当代散文选

(二)

北京师院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十月长安街	袁 鹰	(361)
临江楼记	何 为	(368)
小米加步枪	曹靖华	(372)
望着总理的遗像	巴 金	(379)
忆铁人	魏钢焰	(390)
巍巍太行山	刘白羽	(408)
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黄 钢	(416)
哥德巴赫猜想	徐 迟	(430)
鬣狗的风格	秦 牧	(457)
扬眉剑出鞘	理 由	(461)
大雁情	黄宗英	(473)
正气歌	张书绅	(498)
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	何 为	(530)
花卉、风景画自选（有序）	郭 凤	(540)
人妖之间	刘宾雁	(544)
船长	柯 岩	(594)
中国姑娘	鲁 光	(620)
共产党人	陈祖芬	(682)

十月长安街

袁 鹰

我们伟大祖国的千秋青史，将要以璀璨辉煌的金字，记下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政治局代表三千多万共产党员和九亿人民的共同心愿，奋然一击，粉碎了为祸十年的“四人帮”，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拯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于是，一阵声震九霄的风雷，传送了振奋亿万人心弦的喜讯；象一阵渴望已久的春雨，荡涤着祖国大地上的陈污积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霎时间，东西长安街成了喧腾的大海。从北京的车间矿井，平原山村，军营学校，大街小巷，涌来了无穷无尽的人潮，卷起了无边无际的旗浪。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欢笑声，在这里汇成滚滚洪涛，又翻腾冲激着散向四面八方。就象大坝突然开放闸门，满满一水库的春水，白浪如山，呼啸着从泄洪道奔泻而下；就象沉寂多年的火山口突然喷火，蕴藏在地心深处的通红滚烫的岩浆汹涌地飞迸……

红旗如潮，歌声如海，十月长安街上，奔涌着的是千千万万人压抑、积郁了十年之久的难以平静的心潮啊！

两鬓如霜的老战士，跟青年人一起兴高采烈地挥舞小旗，红扑扑的脸上焕发着来自肺腑的欢悦。扑灭“四人帮”的辉煌胜利，使他们联想起四十年前遵义会议的红楼。《长征组歌》里怎

么唱来着？“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他们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南征北战数十年，披荆斩棘，夺取一个个胜利。今天，冲过险滩，踏平暗礁，革命的大航船在党中央率领下，又迎风破浪奋勇直前！你看他们高呼口号，一任喜泪和热泪簌簌地淌了满脸。他们沐浴着十月的阳光，依旧显示出当年过雪山草地和在太行山反“扫荡”时候的神采……

刚从炼钢炉前下了夜班的工人，来不及换下劳动服，就从郊外赶到长安街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重槌把大鼓敲得震天响，敲得人们心花怒放。这些炼钢炉前的闯将，不止一次在长安街上游行，也不止一次担任鼓手，但今天的鼓声啊，分外响亮，分外激昂。他们是在用鼓槌发言啊！从这一阵接一阵撼人心弦的鼓声里，人们不是能分明地感受到工人阶级对清除鬼蜮的热烈欢呼吗？

一些身体瘦弱的女同志，在游行队伍里跟小伙子们一样，一迭声地喊口号，顾不得嘶哑了嗓子。她们有的在延河滩上开过荒，有的在上海或者北平的大街上组织和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示威游行，有的参加过土改运动，有的刚刚送走一批毕业的学生，有的正要出发去边疆巡回医疗……来到长安街上，她们年轻了十年、二十年。“四人帮”给她们带来的愁颜，被胜利的欢乐扫得无影无踪。你看，在天安门前的阵阵锣鼓里，她们情不自禁地扭起了秧歌……

长安街上的人群里，青年人最是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了。他们唱歌、跳舞、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刻不停。那年纪大几岁的，也许又想起在天安门前，长安街上，曾经多次接受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检阅，那难忘的时刻，常常激励着自己前进不息。今天，他们又将在天安门前向敬爱的党中央表明决心，斗志昂扬地开始新的长征……

十月长安街

袁 鹰

我们伟大祖国的千秋青史，将要以璀璨辉煌的金字，记下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政治局代表三千多万共产党员和九亿人民的共同心愿，奋然一击，粉碎了为祸十年的“四人帮”，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拯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于是，一阵声震九霄的风雷，传送了振奋亿万人心弦的喜讯；象一阵渴望已久的春雨，荡涤着祖国大地上的陈污积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霎时间，东西长安街成了喧腾的大海。从北京的车间矿井，平原山村，军营学校，大街小巷，涌来了无穷无尽的人潮，卷起了无边无际的旗浪。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欢笑声，在这里汇成滚滚洪涛，又翻腾冲激着散向四面八方。就象大坝突然开放闸门，满满一水库的春水，白浪如山，呼啸着从泄洪道奔泻而下；就象沉寂多年的火山口突然喷火，蕴藏在地心深处的通红滚烫的岩浆汹涌地飞迸……

红旗如潮，歌声如海，十月长安街上，奔涌着的是千千万万人压抑、积郁了十年之久的难以平静的心潮啊！

两鬓如霜的老战士，跟青年人一起兴高采烈地挥舞小旗，红扑扑的脸上焕发着来自肺腑的欢悦。扑灭“四人帮”的辉煌胜利，使他们联想起四十年前遵义会议的红楼。《长征组歌》里怎

六年的悲痛和忧虑，哀伤和欢乐，困难和胜利。

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在不到一年的日子里相继与世长辞。长安街啊，从一月到九月，浸透了悲恸的泪水，笼罩着浓重的哀思——

谁能忘记：一月十一日那个惨淡的黄昏，东西长安街上伫立着一百多万人，迎着凛冽的寒风，目送一辆缀着黑黄二色绸带的灵车缓缓向西去。那灵车上，安卧着我们的好总理啊！灵车，请你走得再慢些、再慢些吧，让他安静地多睡一会吧。他为人民操碎了心，几十年都没有能好好休息啊！十里长街上，肃静的人群低声啜泣，失声痛哭，泪眼凝望灵车在黯黯的夕阳余晖中驶向八宝山。那天，直到深夜，长安街头还有人在等候着，等候敬爱的总理归来……以后，一月和四月，成千上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把数不清的花圈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把数不清的小白花缀在纪念碑周围的冬青树上，也把一颗颗怀念周总理的红心编系在那无数白花上了。

谁能忘记：我们度过了一个愁云深锁的春天，又送走一个阴霾密布的夏天。正当满腔悲愤、心潮难平的时刻，我们又失去了衷心爱戴的革命老前辈。在深切哀悼朱德委员长的日子里，人们又一次把沉重哀伤的脚步印在长安街上。想起朱总司令的战马，曾经驰骋在大半个中国的疆场上，冲过几十年的烽火，我们就更加痛恨林彪、江青和他们那帮罪恶的同伙迫害革命老前辈的罪恶行径。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四害”猖狂，妖氛猖獗。王张江姚那伙窃国奸贼，正圆睁豺狼的眼睛，盯住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吐出毒蛇的舌头，喷向社会主义江山；伸出虎豹的魔爪，残害无辜的革命人民。人们看着长安街上的滚滚乌云，只能把无穷的忧虑埋在心底。

谁能忘记那悲痛欲绝的九月！那肝肠断裂的九月！长安街，

跟祖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一样，沉浸在无休止的泪水里。在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时候，在一百万军民参加追悼大会的时候，在追悼大会以后到天安门前宣誓留影的时候，我们走在长安街上，心里注满了铅，血液几乎都凝固了。我们景仰毛主席一生比昆仑山还高的丰功伟绩，我们怀念毛主席的比东海还深的恩情。然而，我们也紧蹙双眉，忧心忡忡：毛主席领导我们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道路，怎样续继走下去？那些早就躲在阴暗角落里把牙齿磨得格格响的两脚豺狼，会不会发疯地冲出来把它咬断？

国庆节后一天，我陪一位从远方来的老同志从西单沿长安街往东走。刚走过府右街口，我们的心都一下子揪紧了。过去，每次走过新华门，人们总要停一停脚步，深情地朝大门里凝望：白天，仿佛看到毛主席在庭院里散步；夜晚，仿佛看到周总理案头的灯光。然而今天，今天啊，我们第一次度过失去他们的国庆节了！

“你知道，”我的老战友低声说，“这些天来，我的心都快掏空了。我怕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再不能这样安然地在长安街上走。这不是过分的担心吧？”

我对他默默点点头，表示同感。我告诉他，这一两年来，我到过不少地方，遇见过许多同志，长征路上的老红军、老船工，延安窑洞前的老边区劳动模范，天津新港的码头工人，大运河畔的农村基层干部，上海、南京的满头白发的老同志和英气勃勃的青年干部……所有这些同志，自然互不相识，而且关山阻隔，万里迢迢，但是我深深感到，这些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这些正直无私的革命战士，这些对共产党怀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劳动者，他们的心，都是相通的；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爱和憎，都是相同的。人们再三向我这个从北京去的人，衷心地祝愿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殷切地探询周总理的病况，也愤懑地议论那几个

“人面东西”的所作所为。唐山、丰南地震以后，我在天津工作过一个月，深深感受到灾区人民那种“天崩地裂何足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更增添灾区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强意志。但是，在同一些老工人，一些共产党员深谈的时候，我感觉到在他们宽广的胸膛里，别有一种深沉的忧虑和愁思。在九月九日以后，这种忧虑和愁思更加重了。他们说：七级地震不足惧，怕的是罩在祖国大地上、压在亿万人心头的那块凶险的乌云，会遮住万里晴空，使天地在刹那间改变颜色。

在那段日子里，战友相逢，知心倾诉，总是用最简炼的语言，含蓄地然而坚定地表达彼此的心情。温习一段毛主席的教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默默瞻仰周总理的遗像，想想他怎样鞠躬尽瘁，无限忠贞地把毕生精力献给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直到临终，还叮嘱要把自己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背诵几句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唱一节《国际歌》：“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足以产生互相鼓舞、互相激励的精神力量了。

这样，我们终于迎来了1976年的十月，英雄的十月，胜利的十月。我们迎来了天安门上的朝晖，迎来了长安街上的锣鼓。亿万人民长久盼望的一天，在我们没有料到的时间提前来到了！亿万人民忠心期待的胜利，在我们心急如焚、欲哭无泪的时刻突然成为钢浇铁铸的现实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的诗句，虽然被人重复引用，又怎能表达今天喜悦的心情呢？”“相对如梦寐”，又怎能代替积郁在心头的千言万语呢？伟大的胜利，朝思

暮想的胜利，怎能不使人心花怒放，喜泪盈眶？怎能不使人欢腾跳跃地涌上长安街，涌向天安门，纵情欢呼，放声高唱！动乱不已、祸患频仍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白天不敢讲真心话、夜里不敢安心睡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伟大祖国的千年青史，终于展开了新的章页。

不是有位老战士在天安门前想起遵义会议的红楼吗？他联想得真好。一九七六年十月，就象一九三五年一月，象一九四九年十月，又一次成为革命的历史转折点。天安门是一艘庄严雄伟的战舰，载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希望，迎着风浪，一往无前地驶向远方。

十月长安街，真正成了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瞳瞳红日，朗朗乾坤，万里长空，宽广大道。亿万人民的洪流，紧跟党中央，豪情满怀迎接新的战斗，浩浩荡荡地奔向更大胜利的明天。

十月长安街，一路红旗，一路战鼓，一路凯歌……

1976年10月底，北京。

(选自《人民文学》1976年第9期)

临江楼记

何 为

闽西上杭县浮桥门东边的临江楼，是一座革命的小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生住过的旧居何止千百处，这不过是其中的一处，而且时间只有二十天左右。但是，对每一个衷心景仰的来访者，临江楼却是不同寻常的革命楼。它令人神思飞越，引起了多少人的深切思念！许多人都这样猜测：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间写下的《采桑子·重阳》，很可能是在这江天万里秋风劲吹的临江楼头构思成篇的。

临江楼原是一家名为“广福隆”纸栈的旧址，先后设过酒店。厚实的木门内，一个小小的庭院，迎面一座三层楼的珠灰色楼房。楼的底层和二层走廊前，上下各有石砌藻饰的三个拱形廊檐，远远望去，宛如六个巨大的久不凋落的花环嵌在屋前。楼外近处，一棵威严的百年老榕树，顶着擎天的华盖，昂然挺立，隔墙对望。大榕树盘根错节伸出来的根茎，比一般的小树还粗壮。青枝绿叶，俯临江水。这条江就是毛主席著名诗句“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中提到的汀江。如同一条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不由使人回溯到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汀江两岸，老红军们，赤卫队员们，少先队员们和儿童团员们，用梭镖和红缨枪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血雨腥风中被断送了。是毛主席挽救

了革命，在井冈山披荆斩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又率领红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纵横千百里，播下了一片又一片革命的火种：发动土地革命，展开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星星之火”燃遍了汀江两岸！然而时隔不久，红四军受到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离开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给中国革命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为了同红四军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坚持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仅到上杭一地就不下十次。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毛主席又一次来到这里，就住在临江楼二楼一间明朗的前厢房内。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主席得了病，由几个赤卫队员护送，进入解放了的小山城。其时，临江楼外暮色渐浓，秋意很深了。毛主席与同来的赤卫队员们一个个握手，感谢他们一路上的细心照顾，热情挽留大家在城里留宿一宵。老乡们却婉言辞谢，怎么也留不住，一问，才知道他们要连夜赶着上路，回家去过重阳节！

据老红军回忆，那时临江楼的楼上楼下，确实种了很多菊花，连小小庭院里都种满了黄菊。霜晨，站在三层楼上，四顾江天空阔，汀江岸边盛开的菊花，经了一夜寒霜，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深深浅浅的黄色，黄灿灿如同遍地耀眼的碎金。就在前不久，红四军和地方武装力量解放上杭县城，战场上硝烟未尽，万里霜天下，战地黄花显得更为娇艳夺目了。在老红军炽热的记忆中，在他们心往神驰指指点点的手势里，将近五十年前一页革命历史的图景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在经历了那些心碎的追思和悲怆的哀悼日子以后，我第一次来到毛主席早年居住过的临江楼头。讲解员低声说，贴着前边走廊，楼上的这间向阳卧室里，外面那间设

有天窗的明净楼厅里，毛主席带病操劳，时常工作到深夜。到临江楼来的人也是日夜不断。向毛主席汇报过工作的一个老红军记得，那天他下了楼梯，回首仰望，毛主席身穿朴素的灰布长衫脚穿黑布鞋，面容清癯，亲切地安详地笑着。他高高的身材，站在楼台上挥手的姿势，永久闪现在老红军心里，正如毛主席每一句令人鼓舞的亲切教导，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一样。

第二次重登临江楼，只不过隔了几天。这一天，门前挂着“上杭县革命纪念馆”的临江楼是一个学习日。可是今天却又不同于平常的学习日，人人脸上都浮现着难以抑制的喜悦。留下过毛主席足迹的临江楼呵，我又来了！登上楼层最高处，在空旷的平台上临风而立，红军时代遗留的山城旧址，屋瓦接堞，尽收眼底。

一阵秋风把我从往昔的斗争岁月中拉回来。仅仅几天以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纪念楼时，心头还凝结着重重愁云。然而这一回，层层乌云过去了，晴朗的秋空更高更明净了。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亿万群众用最强烈的聲音，最激越的语言，千百遍欢呼人民自己的胜利，欢呼光明的中国的胜利！在这胜利的十月里，我在临江楼上极目远眺，只见与当年毛主席率领的红军血肉相连的汀江秋水，浩渺旷远，流向天际，更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光艳的秋阳下，阵阵秋风吹着我灼热的脸，连同我的燃烧的心。“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时，只有在这时，我似乎对这博大精深的词句稍稍懂得多了一些。人生有尽，宇宙无穷，红心永在！中国是有希望的。人类是充满希望的。迎接灿烂辉煌的明天吧，胜利一定属于战斗的无产者！

离开上杭县前，第三次到临江楼，恰是一九七六年的重阳节。连日以来，北京的捷报频传，整个山城都沸腾了。欢庆的游行队

伍川流不息，男女老少倾城而出。从爆竹的脆响中，从礼花的纷飞中，从锣鼓的节奏中，从起伏似海涛的口号声中，从纵情欢笑而又热泪盈眶的人群中，从举国上下的一片欢腾中，宣告了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经受了历次革命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摧枯拉朽，要扫尽一切妖魔鬼怪。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灿烂春天。人人只感到春意盎然，有如置身于紫姹嫣红的百花园里。而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历史无情，人民对他们将予以最严厉的审判！

我从临江楼走向深深扎根在汀江水边的老榕树下，凝视着绿荫低垂的水面。这棵生机旺盛的大树，数十年来守望着临江楼，在这个金黄色的秋天，更显得容光焕发，青春长在。秋风吹过，满树繁枝密叶飒飒作响，似乎连这棵大树顿时也感到振奋起来，一遍又一遍随风传播那高亢激越的诗篇……

（选自197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小米加步枪

曹靖华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战争与战略问题》）

又说：

“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同上）

“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一九四六年八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论十大关系》）

毛主席关于枪杆子出政权问题，再三反复重述，因为这是天地间最伟大的真理，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总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提醒革命人民，要取得政权，捍卫政权，就得要牢牢掌握枪杆子。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并支援世界革命。帝、修、反，恨之入骨，莫奈我何的，也就是因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国人民，手中掌握了枪杆子。

可见枪杆子的威力，尽人皆知，无须多说了。

不过，饿着肚子，去冲锋陷阵，消灭敌人，是困难的。所以毛主席当年提及这个问题时，用“小米加步枪”来概括。盖没有小米，步枪本身也就是难起作用了。可见，人民在取得政权和捍卫政权中，小米之功，是不能抹煞的。

小米因粒小而色黄，故又称黄米，以别于大米、白米而言。小米古称“禾”、“稷”、“谷”、“粟”，北方通称“谷子”去壳后称“小米”。原产我国，在我国种植已有六七千年历史，为我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其产区主要在黑龙江以南，淮河流域以北各省。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性喜温暖，耐旱，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应性强。

回忆童年时代，距家门口半里来远的小河边上，有一小块砂石地，叫“石块”。那儿尽是比牛还大的花岗岩石头，有的在地面上，有的大半埋在地下。总之，这是难以耕种的荒地。石与石之间，偶然有小片砂土地。废物利用吧，那地上除了要求低的谷子以外，其它作物是难长的。谷子撒上，谷苗长到五六寸高时，得“间苗”。即把过稠的及瘦弱的谷苗剔去，把株距五六寸的茁壮的谷苗留下。这是农田的轻活，多半都是儿童干的。季节一到我就干起这活来。

小米味美可口，故乡把它当作细粮。平其舍不得吃，多留给产妇或病人吃的。至于当地人民，常年的主食是玉米，而不是小米。记得当年祖母每逢冬天，爱用砂罐放到炕洞里熬小米稀饭。那时，这就是“高级”食品了。

小米不但味美，且富于营养。它含蛋白质比大米、玉米都高；含脂肪为大米的三倍。此外，还含多量维他命A、B，以及为人体所不可缺的其它成份。

谷子是我国北方各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我国种植最早的作物。据说，远在六、七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及晋南、豫西一带在氏族公社里就种粟了。

谷子有防潮、防热、防虫、不易霉烂等优点。自古就有“五谷尽藏，以粟为主”的贮粮备荒作法，在一般情况下，谷子可保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是理想的备战备荒粮食。

谷子浑身是宝，谷草是家畜的好饲料；谷糠可喂猪，又可作酿造的辅料；谷茬可沤肥及当柴烧。总之，它浑身无弃物。

故乡的小河边上的“石垅”啊，在今天火红的年代里，它早该变成一马平川的丰产田了吧！

一九三三年，我回国后，在该年底，利用寒假，专程由京赴沪，去探望阔别已久，怀念殷切的鲁迅先生。在反动统治的“寒凝大地”气氛中，我直然落脚到当年一般人很少知道的他的寓所——大陆新村九号。住在三楼上，二楼就是他的卧室而兼工作室。

我去时，还特别带了整整一口袋小米。事后从《鲁迅日记》得知，他把这些小米，还分给内山完造先生、周建人同志和茅盾同志。

当时鲁迅先生一看见这整口袋小米时，惊奇地问道：

“小米，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米呢？”

“我从《两地书》知道的。那上边写着，有一次，你从北京回上海，动身前就买了小米。”

鲁迅先生一听，就向身旁站的广平同志肩上拍了一下，大家也哈哈大笑起来。

鲁迅先生接着说：

“原来如此啊！”